

八  
光年日報  
週年紀念特刊

滕

傑





# 黨軍日報之過去與將來

滕傑

大凡一種主義與主張，欲求見諸實際，必須廣博一般人之認識與同情，然後方易達其目的。而欲求一般人之認識與同情，勢非借重於宣傳事業不爲功，故列強當局，對此莫不異常注意。如希特拉政府，特有宣傳部之設立，而墨索里尼政府，近亦效之，並均以要員充其任。返觀吾黨之對宣傳事業，在中華革命黨以前，黨之組織，雖無專司其事之部份，但一般黨人均能自動努力於革命文字之宣傳。自中華革命黨以後，以至今日，黨之組織，雖歷經變更，而專司宣傳之部份，則向未偏廢，其重視宣傳事業之程度，亦可想見。

然宣傳工作之推進，除用文字之方式外，尙有語言與藝術兩種。以語言而言，有講演、演說，及辯論等類；以藝術而言，有繪畫，雕刻，及歌詞等類；而在文字之宣傳方式中，則有報紙，雜誌，及標語等類。此各種方式，各有其特殊性質與作用，而佔有相當重要之地位。黨軍日報，卽此各種重要宣傳方式中之一種也。惟本

報（黨軍日報）係中央軍校所創辦，其主要對象，為在校受訓之學生，因此本報不但具備一般宣傳之作用，且含有特殊訓練之性質。故其內容，不僅注意於消息之傳遞，風氣之轉移，而更着重於中心思想之建立，與革命理論之灌輸，此亦本報創辦之主旨也。

本報本此主旨，於十七年四月創刊，迄今業經八載。當初之名稱，為黨軍日刊，閱一月乃改為黨軍日報。在篇幅方面，原為一張（四開張），至十七年十一月，為擴大副刊範圍，增添半張，至二十四年，因感材料貧乏，復改為一張。在編制方面，以在創刊時為最大，當時編輯部設有上校編輯主任一人，上校編輯一人，中校編輯一人，少校編輯四人，上尉一人，中尉剪報員一人，少尉事務員三人，發行兵四人。十七年十一月，改編輯部為編輯股，股長為中校待遇，編輯三人，均為少校待遇，事務一人，錄事四人，發行兵四人。同月又改編輯股股長名稱為主編，其他編輯人員仍如前數。二十年七月，改主編為上校待遇，同年九月，又改主編為中校待遇，並裁去少校編輯一人，錄事二人，及發行兵一人。至二十四年一月，又以錄事一人改稱校對，並裁去發行兵一人。在主編人方面，歷年亦多變動，十七年為陳石

孚，楊漢輝，薩孟武，侯志明，胡一貫等同志，十九年爲譚振民同志，二十年爲馬偉，郭廷以等同志，二十一年爲沈遵晦，李蔚枝等同志，二十二年爲周安國同志，至二十四年，乃改由顧德鈞同志負責。然人事，編制，篇幅及名稱，雖屢有變更，常致先後不相銜接，未能使本報與時俱進，然其宗旨則始終一貫，其予本校之良好影響，當非淺鮮，此同人檢討既往，聊堪引爲欣慰者。

然過去本報之成績，距吾人盡善盡美之理想，相差尙遠，此今後必需於內容，印刷及發行諸端，更加努力，以求其充實與改善者。

在內容方面，除對消息須力求迅速確實而有體系，並能適應本黨之需要外，對各種專門問題之著述，亦必須力求精彩而有力。以過去負責撰述之人，多限於本校同志，是以材料極感不足，今後應多特約社會知名之士，分別從事於政治，軍事，及文藝各項之特約著述，而藉以養成讀者濃厚之民族意識，與堅定不移之革命人生觀。

在印刷方面，以限於經濟，未能購置新機，且仿宋及漢文正楷等類鉛字，亦付缺如，以致有時字跡不清。而排版工人，因少受新聞技術訓練，有時又不免使材料

輕重倒置。復以紙質欠良，油墨不佳，致更不能清顯醒目而起美觀。以上各點，今後均應澈底改進，務期印刷能達於藝術化之境地。

至在發行方面，其應改進者，則有三點。第一，過去出報時間，每至九時以後，未免過遲，今後應設法提早。第二，發行張數太少，不能使本校官生人各一份，今後應設法增多。第三，報紙傳送太慢，讀者每至午後始能收到，致失時效，今後應設法加速。倘能以精美之印刷，表現充實之內容，而又能迅速傳遞，收得時效，則本報所負宣傳與訓練之使命，庶幾不難達成矣，同人其勉之！

# 祝黨軍日報很英勇地走上一個新的階

段！

胡步日

——為該報八週年紀念作——

黨軍日報今年八週歲了，八週歲的年齡當然很短，然而在此出版界不景氣，一切刊物多半短壽的年頭，它的生命還算是比較的長了，這或許是因為它的環境比較特別，不屬於普通的出版界範圍，而它的性質又比較特殊，不同於一般的刊物屬性的緣故。否則，以它這樣的姿態，出現於這二山五岳的好漢們競長爭雄的時空中，或許老早就夭折了！這不是我不知趣，悍然說此不中聽的話，來煞大家的風景，實在是愛深語切，語重心長，「唱吉利」這一套我不會，老實講，也不必。高明的編輯先生們當然不會怪我唐突！

「革命的黃埔」，是 總理的遺產，是黨軍的慈親，是青年軍人的大本營，它的本質是如何的聖潔，它的使命又是如何的神聖，它的氣概丰度動態靜能以及一切

一切的表現，在革命的歷程中，是如何的應該有意想不到的效力！可是，這表現的方法如何？這責任誰負？說到這裏，我們的「黨軍日報」，就應該當仁不讓，挺身而出，聳起鐵肩膀，很英勇地担起這一付重担！然而，過去的黨軍日報，沒有具備這麼一個英勇的姿態！

黨軍日報既在這燦神聖的使命之下出現，從任何合理的方面來講，它是應該有這麼一個英勇的姿態的，而且應該以此姿態，趕上時代的前面，站在世界的頂點，踞於革命的最高峯，發揮它的本能，來抓住思想的中心，推動時代的巨輪，趕走歷史的路程！這不是故作聲勢，大言不慚，實在是煞有介事，理應如是，因為狗口裏掉不出象牙來，而象口裏是應該有象牙的，否則；所謂象，就成問題了！

基於此，我們很簡略地貢獻下列幾個或大或小的意見：

一、政治訓練處，在本校可以說是思想的司令部！黨軍日報就好像思想的指揮刀！故本報應以樹立思想的權威，為最高無上的責任，由此責任所決定的內容，當然以確立中心思想為最主要的成份，我們應該在「革命的黃埔」的思想的領域裏，建立一座光輝燦爛，炳耀寰區的燈塔，在此領域內，明察秋毫，不稍含糊



，既無暗中摸索的境界與必要，更無星星之火花顯異光彩的餘地與可能，這個，不但在革命的學府——本校的範圍裏十分必要，就是在普通的社會上也是千萬必要的！的確嚙，思想界的零亂複雜模糊空虛，是中國現社會頂顯著頂危險的一個現象，我們不必詳舉事例，祇要有心的人們，跑到上海或南京的所謂文化街上作一次漫然的巡禮，就會找出鐵一般的證明，因而對我這一個意見，會毫無疑義地表示贊同。關於此點，我們的具體辦法當然是改革副刊，我們應該集中全力來僅僅辦一種副刊，目的在抓住思想的中心，不在滿足各種各樣的嗜好，刊名以「黨軍司令塔」或「黨軍指揮刀」為最相宜，這好比「小公園」之宜於大公報，「中央公園」之宜於中央日報，既合名份，又合身份。此外，增設政治問答，書報介紹及訓育（如小組討論結論，精神講話材料等）等欄，亦為此項內容的輔助成份。

二．處此動亂的世界，吾人如不能趕上時代的前面，站在世界的頂點，俯瞰時代巨輪的轍跡，與世界風雲的動態，就不能明瞭其前程與動向，那末我們就會如墜五里霧中，莫明其妙，這是拿國際局面來講，再拿國內局面來講，我們應該時

時把握時事的重心，分析當前的環境，以熱烈的情態，來表白冷靜的觀察；以辯證的方法，來暗示必然的事象，反面文章固不必做，官樣文章也不必做，舊文章更是不必抄，好比自由思想的產物——民主主義，在整個世界政治的進程上，算是已經下坡了，我們的胡適之博士因為在一二十年前，正當自由思想的黃金時代，他在民主主義的權威者的美國吃上了好幾年的麵包，以為這世界和他老先生一樣的不長進，抱着民主主義的骷髏，當作桃花江上的美人，大作其爵士舞！他不曉得而今的世界已經不是一二十年以前的姿態了，就是以「自由人的家鄉」自豪的美國也脫下了民主主義的外衣，羅斯福的「智囊」裏也找不出他這樣的成份了！關於此點，我們的具體辦法就是將新聞版改為大事紀要或時事述評之類的東西，因為我們不需要漿糊與剪刀的產品，而需要路線與前途的指針！

三、篇幅酌量擴大，不過，擴大篇幅是在充實內容之後，等到現在這麼大的篇幅不能容納我們的充實的內容時，擴大是不成問題的。此點不過附帶的在此提一提吧了。

以上這幾個或大或小的意見，是黨軍日報走上新階段應備的新裝，我們希望我們的革命的戰友們，高唱着「怒潮澎湃，黨旗飛舞，這是革命的黃埔」之歌，打起「實行三民主義，無間始終死生」之力，「一心一德，貫徹始終」，使我們已經八週歲的小寶寶，很英勇地踏上它的前程！很迅速地趕走它的路程！很圓滿地達到它的目的，完成它的使命！我謹以從腦頂直透足心的一點熱誠，預祝它的成功！

二十五年四月十二日於本校政訓處。

在選擇職業的時候，如欲入報界，以興辦為第一要件。

既入報界以後，如欲走上成功的道路，以人格為第一要件！

——戈公振先生語——

## 唯「動」的人生觀

徐仲年

——祝黨軍日報八週紀念——

(一)「人生觀」不是「人死觀」；

(二)無所謂「文」「武」；

(三)奮鬥方能生存。

### (一)

中國的哲學思想，粗枝大葉言之，和長江黃河珠江三大流域一樣，共有三大派：儒家，佛家，道家。倘使要詳細分析，那就很複雜了；反正我們在這個題目範圍內，沒有分析的必要。從這三大派的哲學思想生出三種不同的人生觀。儒家的人生觀是入世的；佛家的人生觀是出世的；道家的人生觀介乎兩者之間，但更富於出世意味。此外，我們還可以加上一種「人生方式」，就是老百姓們的：「過一天，算一天」；他們只求「生存」，無所謂「觀」。可是，這種處世態度往往與佛敎道敎

相同，但非純粹的學理的佛敎道教，乃是淺薄的，退化的佛敎道教，——發生關係，因而受它們的影響。

儒教是中國數千年來立國的大本。它自有它的價值，自有它的作用。我們總覺得儒家的道德觀念超於一切，而儒家的人生觀亦以此作規範；我們可以用最淺顯的兩句話來形容儒教，形容儒家的人生觀，便是：『應當這樣地做，這樣地思想；不應當那樣地做，那樣地思想。』這種的哲學，中正和平，最宜於大眾，所以我們可以拿它來治國治民，從精神上來治國治民。新生活運動的理論與實施便是從儒教蛻化出來的。

儒教的入世，至少在教我們「爲人」的一點上可以看出。儒家把「己」與「人」等樣看待，放在一條線上；而佛家，却要從救「己」着手，然後度「人」，那麼，「己」字佔了第一道線，「人」字佔了第二道線。佛家之所以要「救」己，爲了怕死，爲了怕幻滅，爲了要跳出生老病死種種痛苦的範圍。儒家把「生」看得比「死」重要，一生都在「如何度生」這點上努力；佛家把「死」看得比「生」重要，誕生之日便注定了死亡，一天一天度日便是一步一步走近死亡，佛家終身努力打破

死亡關頭，至少也要使這個關頭向後退縮，不要馬上降臨。所以，儒家對於生命發生的觀念，可以稱做「人生觀」；而佛家的，却老老實實是「人死觀」。

道家主張「清靜無爲」，換句話說：順自然，棄人爲。凡是人爲的事業都是不堅固的，而且反乎自然。自然何嘗叫我們去勞力操心呢？世人忙忙碌碌，奪利爭權，都是自尋煩惱，自討苦吃！並且，「賢智」與「愚蠢」是相對的，是互相形成的。一般人所謂的智慧，是否是「真」的智慧？有了世人所公認的智慧便苦了：腦子一天到晚地思索，憂慮更加多，更加深刻；結果，不一定能使百姓受到好處，却苦了自己，促了自己的壽；這樣，這種狀己的智慧是真的智慧麼？祇有優遊歲月，無所操心的人纔是真的智慧；祇有不知何所謂「幸福」，不知何所謂「智慧」的人纔是真的智慧。而，這種大智慧，由常人觀之，恰是「愚蠢」！由此推演，聖賢豪傑是不祥之物；因爲，第一，聖賢豪傑是反乎自然的；第二，有聖賢豪傑的後面纔陪襯得出聖賢豪傑。這種人生觀，生亦好，死亦好，萬事滿不在乎；我們可以替它起個綽號，叫做「等死觀」，人之所以活，不過爲了等待死之蒞臨而已！

總結一句：儒家腳踏實地，佛家垂頭喪氣，道家愛唱高調！

在一般國家，尤其是處於非常時期中的國家，儒教最妥當，最切實用。「人死觀」與「等死觀」，萬萬來不得！

(11)

在實際上，儒教成了中國的國教。那麼，爲何中國不強盛呢？不強盛的緣故很多，說也說不盡。大概儒教是一種經常的教，是一種太平日子或無外患時間的教，是一種教導我們如何做 *Gentlemen* 的教，是一種訓練我們當安分守己的小百姓的教。若要拿它來處置非常，對付非常，不敢說它不能，却敢說它不夠。

儒家的人生觀，只是平常人的人生觀，只是規行矩步，言笑不苟的人生觀。若要藉它養成超人實屬不可能。正因爲它是「中庸」之道，就不當「過之」或「不及」。我們不妨拿儒家的人生觀來建築我們自己的人生觀的基礎，而因時制宜，加以新材料，灌注新血液。

近世讀書人大多犯了兩樁大毛病：貪懶，虛僞。這不是儒教本身的短處，而犯這兩項毛病的人却非真儒。因爲貪懶，因爲虛僞，於是中國衰弱到這般田地！無論在何種環境裏，祇須留心觀察，不難發現這兩項短處。譬如說，自從五四運動以來

，思想界有一時是生氣蓬勃的氣象，現今呢？譬如說，智識份子的嗜好，從文學移到哲學，從哲學移到政治經濟，從政治經濟移到農業救國，從農業移到科學……：不過幾年的功夫，却轉變了多少次！難道中國人特別聰明，人家要費了數十年，數百年光陰纔能成熟的思想，纔能收效的學識，一到中國來便進步得比火車還快，比汽車還快，比飛機還快，比無線電還快麼？不見得罷！煙囪上的風雞，自己無主張，隨着風的溜溜轉轉而已！見了學識不肯用功，此之謂「貪懶」；把學識的皮毛來出鋒頭，此之謂「虛偽」！

中國的事一切作如是觀！

以前，中國士子的地位實在太優越了！一切的一切，都讓士子去占便宜。因之，貪懶與虛偽也養成了，驕傲是不可避免的了！「士」，「農」，「工」，「商」當中，「士」，老實不客氣地佔據了首位。對於未入流俗的人自然更看不起，於是有一：「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的諺語，因為「文」與「武」恰是一個相反，「文」的抬頭便是「武」的沒落。

在十多年以前，我在法國決定學習文學的時光，我的外祖吳稚暉先生說了一句



笑話：「仲年變了「丘九」了！」意思說：「仲年更不及「丘八」太爺了！」那時，黨軍還沒有克復大江南北，所謂：「丘八」，是指軍閥手下那班無智無識無惡不作的「兵」——叫他們「兵」，實在太抬舉他們了！——而說的。今日想想，吳老先生這句笑話大有意義，而這個意義或許連吳老先生自己也沒有料到！這是什麼意義呢？文人既是丘九，他與丘八自然是兄弟行了；「文」與「武」的攜手有重大的意義，對於國家有異常的好處。

文人的虛偽與貪懶，因為他缺乏「勇氣」；對於艱難的學問沒有勇氣去研究，對於艱難的世事沒有勇氣去奮鬥。而武人的所以被人稱爲「丘八」，因為他無智識，因為他粗暴，換言之，因為他不「文」。可是，受過教育受過訓練的軍隊則不然，他們有他們的長處：勇敢，耐勞，守紀律。這三項正是當代大部份文人所缺乏的東西。

經驗昭示我們：沒有健康的身體不會有健全的思想。

武人的「勇敢」，「耐勞」，「守紀律」是精神上的體健；有了這個體健，再加上文人的智慧，文人的修養：豈不成了完人？於是書生不致「文弱」，武夫不致

「糾糾」，兼兩者之長，去兩者之短，豈不大妙！

(三)

有了健全的身體，有了健全的思想，我們個個是戰士，我們個個可以上戰場。我們仔細想一下，我們自從呱呱墮地直至蓋棺爲止，隨時隨地都要奮鬥，不奮鬥便要屈伏。屈伏，不是精神上的死，便是肉體上的亡，大丈夫不當屈膝求生！

尤其，在今日國際危急情形之下，中國早走到千鈞一髮的地步。我們天天嚷：「救國！救國！」天天寫：「甯爲玉碎，不爲瓦全」！然而，徘徊於「人死觀」與「等死觀」間者不乏其人。即使有人捫起了儒教的「人生觀」做幌子，然而誰都不去實行。我們要明白，外國各樣進步得如何地快，外國人如何地努力。如果我們要追上他們，甚至追過他們，那非一個人當兩個人，當三個人，當四個人用不可！我們更當知道生命的表示是「動」，文武全才謂之「斌」：

我們需要唯「動」的人生觀；

我們需要當得起「斌」字稱呼的漢子！

南京；十一下午，四，一九三六，一口氣寫成。

# 黨軍日報八週紀念感言

譚振民

民國十六年，黨軍底定江南，奠都金陵，於是，黨軍之母體黃埔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亦隨之而遷京。翌年春，改稱爲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而黨軍日報，遂卽由是誕生，屈指迄今，蓋已八閱寒暑矣！

此八年間，舉凡國際風雲之詭譎，黨國事象之嬗變，與夫本校教育之種種設施，及我領袖之言行，胥載筆於本報之中。而於後者二項，紀載尤具周詳，蓋本報因異於普通之一般報章；在平時爲黃埔精神之反映，在將來則爲黃埔歷史之文獻；其職責綦重，其生命實與本校同悠久者也。

余自十六年執教於本校，十九年一月曾奉命主編本報，前後凡五閱月；旋以奉調創辦本校黃埔月刊而離職。際茲本報八週誕辰，撫今追昔，其欣慰爲何如耶？！「校聞」一欄，爲本報善華之所萃。過去採訪常苦不週。今則本校各單位團體，均設置特約通信員；消息靈敏，紀載翔實；校內人士，每日展讀本欄，輒獲悉昨日全校之動態。此可欣慰者一也。

「副刊」爲本報學術知識之寶庫，亦爲全校同志之言論機關。過去雖日出半張，而內容頗嫌貧乏。今則有各種專刊之編輯，如軍事專刊，政治專刊，文藝專刊，良知專刊等，材料豐富，內容充實，遠勝昔時。此可欣慰者二也。

過去本校印刷所尙未成立，故本報係由校外之印刷公司承印。送稿既感不便，而排印不精，校對多舛。今則本報之印刷，已委諸本校印刷所，故印刷甚覺精美，讀之煥然醒目；且多採用新五號鉛字，使字數增加倍蓰；雖篇幅依然，而內容則較前擴充矣。此可欣慰者三也。

本報僅有短短八年之歲月，而其進步之點，已具見上述，此誠可使吾人不勝欣慰者。然吾人須知，本報之生命，乃與本校同其悠久；本報所負之重大使命，在於發揚黃埔革命之精神，與夫昭垂黃埔教育之歷史；於此方針，宜如何努力邁進，日新又日新，以期毋負本報之特殊職責；此則有賴於本校同人之共同愛護與黽勉力助而已！

本報主編顧德鈞同志，以本報八週紀念，徵文及余。余苦無貢獻，不揣淺薄，勉書所感數言以貽之。

# 發揚精神教育之使命

周 渠

——寫為黨報八週年紀念日——

校座於紀念週席上詔示我人曰：「軍隊教育之基礎在精神，而在形式。」又謂：「建設有形之國防，反不若建設無形之國防為有用，有形之國防，是砲壘及種種武器；無形之國防，是三民主義之中心思想，也就是精神教育。有此精神之國防，即能捍衛國家，維護人民，以此制敵，何敵不摧？」由此觀之，精神教育之益大矣！精神教育之訓練機關何在？曰：（一）我 總理畢生所創之三民主義與學說；（二）校座所倡之新生活運動；（三）古今史書及名人演講等；此三者，均為造就我人中心思想純一精神之途徑，而負有此項宣傳責任，俾我人得有正確趨向者，則報章為其總匯之樞紐，我人於以知精神教育之寄託所在，即知我校黨軍日報所負之使命，亦在此也。

黨軍日報誕生以來，迄今八載，過去以中心思想灌輸學子，以革命人生觀誘導

青年將校，使担当救國大任者，已盡其相當之職責，惟吾人於黨軍日報八週誕辰紀念之今日，更有望于黨軍日報者，卽我報不僅訓練我校學生之思想精神已也，今後尤宜發展迄于全國，領導羣衆，訓練羣衆，使全國羣衆，均有三民主義之中心思想，均有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之精神教育，務使全國羣衆，由健全之認識，成爲健全之團結，在我校座領導之下，統一意志，振奮精神，同赴國難，收復失地，庶我燦爛優秀之中華民族，得恢復其本能，而自由獨立于世界，始不負吾人所期望所慶祝于我報八週年後之行動耳。

普法戰爭時，德敗於法，其哲人菲希德，對其國民演講：「昔日生活於此大多之人羣中者，肉而已！物質而已！自然界而已！今後因新教育而生活于大多數或全體之人羣中者，精神而已！所以刺激之者，亦此精神而已！此堅定不易之精神，實安治國家之惟一基礎，應設法使之養成于一般國民之心中，此應養成之精神，卽祖國愛也，卽于人間生活中求其所謂歷久不變者也，而所以維持此歷久不變者，亦惟祖國，此精神既已養成，則祖國之愛油然而生，外而爲捍衛國土之戰士，內而爲守法忠實之良民。」又說：「國家之組織，由他人代爲決定，對外同盟與軍備額數，

爲外人所限制，法典由外人代爲頒布，乃至司法與司法行政，亦可爲外人所攫取，獨有教育一事，尙未爲外人所注目，則吾所據爲己有，且以之爲救國途徑者，獨此一端而已。」由菲氏所說，卽知精神教育與國家民族發榮滋長關係淵深，而當國家之受人欺侮凌辱，果能發揮其廣大之精神教育，則民族不難臻於復興之境，故吾人于黨軍日報八週年紀念中之唯一期望，卽以宣揚革命精神，普及全國教育爲第一義務，喚起國民自立，以其精神教育之所得，貢獻國家，爲第二使命，則全民之精神行動，可與我校學子所發之有形力量，齊趨一致，內而愛護國家，尊從領袖，外而抗敵禦侮，張我國威，於是我民族之新新生命造成，而我黨報精神教育之大任，庶乎盡焉。

## 紀念黨軍日報八週年

黃席珍

客觀環境需要新聞紙來做現實的反映工作；傳播現實，發揮現實，改進現實，這是人類社會中間萬比不上的價值事業，我們認爲在社會不斷的演進過程中，新聞紙應如影隨形的跟着社會演進；不是這樣，則報紙不獨不能站在時代的前面，反而成爲時代的落伍者，許多歷史久遠的報紙，常能利用其幽久的地位而輝耀聲威；許多新興的報紙，常能利用讀者的愛護而扶搖直上；然而有些的却是一誕生而就遭夭折了，這個總因除缺乏物質基礎外，即牠自身不能認識客觀的現實，不能幹反映現實的工作，不能與客觀社會合拍的前進。

現階段的新聞事業，其成功失敗的試金石，既如上述，那麼黨軍日報工作的新姿態，究竟如何？下面我想提出幾點來略作研究：

我們知道報紙有沒有前途，就完全在牠本身之有沒有特點，如英國老氣橫秋的老泰晤士報，是以政治新聞見長；每日快知報，是以登載「驚人消息和男女祕聞」見



長；就以中國報紙講，近來亦有此種趨勢，最顯著如大公報政治新聞和政治社論方面的努力；上海申報之經濟新聞的努力；時報之社會新聞的努力……凡此，都可找到各報的特點，以爲擴展的根據，然而，我們黨軍日報的特點，却在那裏呢？

黨軍日報，因其立場與普通報紙不相同，至少黨軍日報的出發點不屬於下列三原則：

(一)把新聞紙弄成宣傳手段第一工具。

(二)把新聞紙做投機事業的進門階。

(三)把新聞紙拉進拜金園地裏面去。

上面三個原則，是現階段下一切新聞紙的病態的集成，新聞事業之墮落和失敗，亦係此三病態的侵蝕。從第一點論之，宣傳工具下面的報紙，一定帶有許多固執的成見，只能供給一小部份讀者的要求，其他大部份的，都在被遺棄之例；所以當沒有公平的持論，偉大的貢獻。從第三點說，在拜金園地下的新聞事業，事實上免不了受金錢權威的動搖，本身既沒有一個強健的立論，完全在金錢魔力之下聽雇主的指揮，當然這是談不上價值的。

黨軍日報名義上可以想像到的就是關於黨務與軍事二大範疇的責任之服務，然黨軍有牠一貫的特質與精神；可以概括的說：即「適合國家統一建設之需要，發揚三民主義，光大領袖意旨，表現軍民勞動服務之精神，爲國家樹立一鞏固政治基礎，爲民族養成一種不可動搖之信力。」

上面所說二段，都是黨軍日報的優點，下面舉其今後應擴展幾點來研究一下：

- 一、須增設通信員，新聞材料，往往因通信社之不普遍而減少，吾國報紙材料，多取自本國各重要都市，少有深入農村達於國外者，尤以內地之剿匪軍事工作，在報上不易獲得，故無形中閉塞了城市與農村的途徑；又因通訊範圍僅限於本國，則國外新聞無從探訪，勢必抄襲別國帶宣傳性的消息，故通訊訪員須儘量擴充，以謀消息之靈活。

- 二、注重社會服務，黨軍日報因屬本校辦理，所以較多方面當爲本校服務，這是應該的，但本校現正提倡軍民合作，則社會消息，自不能斷絕關係，故在可能範圍裏，可以爲民衆記載疾苦，宣傳禍難，須知報紙之不能與商品等量齊觀，單在具服務社會之特性，故本報之於社會服務實爲時勢所趨。

三、副刊取材應着重軍人現實生活方面，而文字之嚴格取擇，尤爲副刊生色之要素，不然則精莠不分，易使讀者生膩，使寶貴之篇幅，失却效能。

以上數點，係就重要者略作申述，他如論著之注重，消息之詳實，印刷之藝術，亦屬重要。總之希望黨軍在技術方面力求嶄新科學方法之應用，在紀述方面，要認識客觀社會之現實性，努力創造本較之光榮。

### 滿江紅

祝黨軍日報八週紀念

唐圭璋

浩氣凌雲，龍蛇走，雄文橫掠。宣正義，於今八載，壯懷猶昨。高議風生明炬火，琳琅藝苑開珠箔。指坦途，舌徹誓精誠，寥天鶴。倚闌嘯，風雨惡；更奮發，無旁託，喚睡獅猛醒，萬岩千壑。月到中宵迷霧散，燈搖波影寒潮落，仗生花妙筆領英才，中堅鐸。

## 黨報之使命與吾人之期望

程天傑

——為黨報八週年紀念而作——

黨軍日報成立迄今，已有八年的歷史，其成績之優良與否？自有它歷史的因果，及自身的優劣因素，為其評斷論定，給於吾人之辨識，而用不着我們去評黑論白，妄置一詞。

我們知道，凡是一個報紙的任務，就是在「發蹟振聾」與「為民請命」，換言之，也就是大眾的喉舌，一個輿論機關而已。黨報則不僅此，除了「發蹟振聾」，「為民請命」而外，還必須負着總理遺教之闡述，領袖言論之實行，黃埔精神之發揚，抗敵情緒之提倡等特別任務，故不僅「非為報之」，而是「并應導之」，才算盡到了天職，也才是黨報的使命。

黨報之內容，現除國際新聞，國內要聞，校聞，副刊，及各種特刊（如紀念日，卒業等）而外，尚有軍事，政治前哨，文藝，良知四種週刊，軍事，文藝兩種季刊

，與行將付印之黨軍年刊，其中的材料，佳良者當然居多，不良者也不能說是沒有，老實說一句，黨報尙沒有做到『止於至善』的工夫，故吾人有如下之期望：

1. 增加評論 黨報之評論是太少了，所以把握不住每個讀者的心靈，因為一個報紙的評論，就是該報的中心思想，也就是「發蹟振聵」的唯一工具，同時又應為「爲民請命」的「發蹟振聵」，才不致徧於己見，方足爲我們認識時事的導師。

2. 充實立言 立言也是每個報紙的主體，同時是我們每個人成功的三部曲，——立德，立行，立言，——之一，所以這一點也希望黨報發揚充實他，俾爲我們作人的殷鑑。

3. 指示作者 黨報現在投稿的人，我敢武斷的說，大半是些操課忙迫，愛好文藝，富於熱情，具備革命精神的同學，他們寫作的態度，都是在自修和練習，但是黨報離他們太遠了，因此他們都是「盲人騎瞎馬」的暗中摸索，所以吾人希望黨報負責人，要更多的接近指示他們，以期造成健全的人才，而爲黨國效力。我想創辦黨報的目的，也有這樣一個要素吧。

4. 擴大範圍 黨報的範圍似覺太小了，僅僅是本校官生及與本校有關的同志的

讀物，我認爲有點失掉創辦黨報之意義。所以吾人希望黨報能夠擴大範圍，供它成爲全國四萬萬同胞精神上的食糧，才是黨報的使命，同時又要顧慮經濟的來源，與它內容價值，才能辦到爲全國人必需的良伴。

上述四端，僅爲個人之淺見，是否之處，今特寫陳於黨報負責者之前，古云：『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敢斗胆寫出以爲芻蕘之獻，藉爲紀念黨報成立八週年之紀念。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殉國二十週年紀念之日，寫於仲凱東堂十二教室。

編者謹按：程君來文所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極表佩感，惟本報以經濟所局限，致環境與人材，兩遭牽掣，故雖時有澈底改革之期礪，而事實上尙難允許，近頃方從事充實與發展計畫，果能於最近期間實現，則一切難題，當可迎刃而解也。

# 革命過程中的言論機關與黨軍日報的

## 特殊任務

陳凌雲

——為紀念黨軍日報八週年而作——

看俄國革命史記載着：十九世紀後十年代和二十世紀前十年代這二十年當中，亡命在倫敦維也納柏林的列甯，和他們的七人團，時常把他們創辦的「火花」報，暗地裏由火車二萬份五萬份的傳送到聖彼得堡，莫斯科，給工廠中的工人和軍營中的士兵們讀，這般社會的基石底勞働者羣，認為它——火花是他們每日精神的食糧。啊！事態是多麼緊張熱騰而向前展發着啊！現在，「火花」改變為「真理」，每天出版百十萬份，強調着唯物辯證論的革命理論，和建設一國社會主義後再建設國際社會主義的革命主張；在國際輿壇，形成最特異最鮮明而惹人注目的色角。

在革命過程中的言論機關，是非常需要而且是必要的，當革命爆發的時候，羣衆的感情，如怒潮般的奔騰，浪花四濺，一瀉千里，這時候的革命言論機關，應該

很明確發揮革命的理論，和指示革命的動向，把衆多分散的力，總合爲一個大力，指向革命的對象，摧破它，殘滅它，因爲，如果不是這樣，許多力將盲目地向歧途發展，就是說：「大水將沖潰堤岸而淹沒村莊和良田喲！」

不幸，革命受着意外的打擊而頓挫了，這時候的革命言論機關，要收容羣衆的感情，安慰他們，教養他們，申說革命頓挫的主觀的和客觀的原因，叫羣衆不要灰心，再接再厲，扼要的說：就是消極地收容羣衆感情，激極地鼓吹復興革命！

由奔騰而頓挫而復興，這是各國革命，一切革命同一的必然過程，這時候的革命言論機關，應該保有過去革命的豐富經驗；鍛鍊將來革命的理論結晶；揭破一切惡勢力阻撓革命的陰謀；宣揚唯一領袖的革命主張，觀察一般情況，製作縝密計畫，部署一切，以把握反攻時會的到來！

無疑地，中國革命現在已經進入第三期革命復興的階段了，凡是革命的言論機關，都要執行前述的任務，黨軍日報，當然也一樣不能推卸，同時，基於它的特殊性質，於一般任務之外，尤應注意於其特殊任務之完成，凌雲不敏，謹爲我編者與讀者諸君陳之：



無可諱言的中國革命還拖着一個尾巴在軍政時期中，我們看殘存的共匪，散竄邊陲，亟有待於澈底肅清之必要，而國際大勢由資本帝國主義者本身間的衝突，和對弱小民族的掠奪，以及和蘇聯的鬥爭，大有立即爆發世界大戰的可能，這時，解除列強壓迫的中國，實行三民主義的中國，強有力的國軍是十分需要的，黨軍日報，是黨的軍隊的報，革命軍人的精神晨鐘，應該灌輸軍人以正確的革命理論和革命步驟，激發他們的理智，涵養他們的感情，集合衆多的力於唯一領袖的統一指揮之下，奮鬥；犧牲！完成中國革命。

四月，三日於常熟

祇要新聞紙能够迅速的成功，

中國的國家，必定能够健全的發展。

——戴季陶先生語——

## 讀者與本報

羅覺

——供獻給親愛的黃埔同志——

「黨軍日報」，與其說是黃埔健兒們的文藝產物，莫如說它是革命集團裏的大衆靈魂，來得確當。因爲它是代表整個革命羣衆的精神所在呵！

這裏沒有空洞渺茫的論調，而盡是革命戰士情感流露的結晶。它不獨曝露出我們的一切弱點，並且很誠摯的指示出我們應走的目標。它——這現時代唯一的文藝產物，的確是我們革命青年的導師，益友，指南。

但是，事實告訴我們，確有許多同志，對它不甚注目，很少發生興趣。同時在另一方面，富于低級趣味化的，有麻痺性的文藝刊物。反而受人歡迎，擁有多數讀者之羣。這種現象，我們不能不認爲牠是畸形的，矛盾的。當然，每個人對於文藝的欣賞，嗜好，各有不同。不過我覺得，最大的原因，就是他們未能將真理與智慧聯在一起。換句話說：就是他們未能認識現實，未能理解文藝。文學問答集作者征

農先生說：「文藝（當然報章亦包括在內）不是專供文人雅士娛樂的東西，而是以文字表現某一特定社會生活的複雜性的東西。文藝可暴露大眾的罪惡，更可以提高人類生活的興趣。它的藝術價值，是配合着它的社會底來估定的……」這種見解，可以說把一切文藝自身的機能與使命，把握得非常正確。所以我們革命青年，應該要以純潔的頭腦，高尚的熱情，對於某種文藝內容的真實性，加以詳細的分析與品評。那幼稚的低級的文藝刊物，祇是另一部分人的欣賞品（或消遣品），絕不是我們革命青年所應該陶醉的。因為它不但不能助長我們上進，反而使我們進取的勇氣，至少要受相當的創痛與影響。我們要認清目標，我們不要以為「黨軍日報」這裏所標榜的軍事、政治、經濟，這一套不合人們低級趣味的要求，要知道：國家民族在危急存亡的時代，惟有這些，才是我們當前所急切的需要者呢！

親愛的同志們！中華民族當前的危機，演進到什麼地步？我們革命軍人，那一個不是有正義感覺而追求光明的青年！那一個不存着抓住現實的企圖。我們既然抱着一腔向上的熱情，那末對於當前的現實「本報」就應該有正確而具體的認識，使我們的期圖永遠存在而實現。

最後作者應該聲明的，個人並不是替本報宣傳或誇大，而是希望促進一般人對它發生一種愛護與珍視心，簡捷的說：愛護「本報」，就是愛護革命，愛護國家。

寫于本報八週年紀念之前。

新聞記者之唯一道德爲忠實，已所善者贊助之可也，已所不善者，詰難駁斥之亦可也。

然所贊助與駁斥，必根據於事實，就同一事實而批評之可也，造事實以中傷之侮蔑之不可。

因傳聞偶然之作語，錯載於前，糾正於後可也，明知其誤更利用其誤不可也。

——葉楚傖先生語——

# 黨軍日報八週年紀念

黎天鐸

革命的浪頭，拚命地向崖岸山礁衝擊着，有烈風，有暴雷，有恐怖的場面，有緊張的情緒；在他的開端，是一個火燄的初起，要把所有的罪惡，通同燒燬；要把黑暗的世界亮着白炬，這是多麼偉大的事業呵！

中華民族，原是一個酷愛和平的優秀民族、歷史的光芒，叫任何國家都要感到輝炫耀目，然而我們的同胞，也同樣地富有爲正義，爲人道，爲和平，爲公理而搏鬥的精神。爲了推翻封建的帝制，我們發起了掀天動地的革命；爲了反抗侵略的強權，我們要百折不撓的貫徹始終，今後在我們前進的道上，還有許多鮮血要流，在人類未來的樂園裏，還有許多事情要做。

黃埔軍校，是革命的寵兒，他爲這偉大的革命事業，打定了根基，他養成了數百萬勇敢的戰士，都準備着去爲他們的民族國家，奮鬥犧牲，他們都有一個神聖的靈魂，在每一個人的心裏，他們的每一個呼號，都可以震盪這一個宇宙，他們要說

出革命的大道理，叫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來結成一個堅固的陣營，緊緊地攜着手，這樣的一個使命，交給我們的黨報，他堅毅地擔負着已經是八易寒暑，他雖然還僅髫齡，可是他的過去，已教革命的羣衆，對他有了一個極深刻的認識。

我們知道：新聞紙在社會事業裏，無論那一部門，都有他特殊的地位存在。在平時，他傳達一切日常的事件，他更負有一種非常的任務，要把這一個渾噩混沌的世界，造成一個有條理的，循正軌的境域，他應有一個最適當最合理的中心思想，來爲他言論的準則。我們的黨軍日報，這八年來，已替我們的主義宣揚到他廣大的讀者；深入在他們的心裏。現在我本着一向對他的心情，來一番誠意的祝頌：

革命的花朵，等着我們開；

偉大的時代，跟着我們來，

喚起我們一條戰線上的伙伴，

同心協力，去掃蕩一切的障礙。

# 新聞紙的重要性

李白炎

~~~~~為本報八週年紀念作~~~~~

新聞紙在今日，佔有地位上的重要性，尤其在我們軍隊中，牠的重要性更來得宏大，同時，牠的責任和使命，也就跟着這重要性暴漲起來，與普通的新聞紙顯然不同。關於這種事實，我想任何人都是這樣的感覺着。因為牠——新聞紙，在我們軍隊中，正好像我們每一個武裝同志，除了懂得做「人」的道理以外，還要懂得做「軍人」的模範；更進一步，還要會以軍人的立場，去喚醒好夢的同胞，由此，我們可見軍中「新聞紙」的重要，是超乎專以「營業」為企圖新聞紙之上，而有領導其他新聞紙踏上正軌的身分。雖然過去的事實並不是這樣，但，在尙處於萌芽期的今日，我們對於新聞紙的將來，是應該要向着這方面去走的。

事實告訴我們：凡是一件事體的成功與失敗，他的因素是處于多方面的，並不像小孩啼哭，只是爲着糖果那樣的單純。尤其是爲了要復興民族，拯救國家，而激

起的驚濤駭浪的革命，牠的成功要素，更不是一個平凡的人能夠想像得到的。「缺少一樣也不會造成那種需要革命的環境，缺少一樣也絕不會產生出打破這環境的革命」，只要是能夠了解這兩句話的人，我想他對社會的觀察是明瞭的，對境遇的認識是清楚的。因此，他對於爲要復興民族，挽救國家，所掀起的革命而產生的環境，和打破這環境所需要的條件，也是知道的。從這裏，他對「新聞紙的重要與否」？也會默默的有所信任。再說明顯點，新聞紙之于我們革命的途程上，是否有促成澎湃的高潮，而毀滅反動者的心弦？也有着相當的把握。

所以，我們對新聞紙要重視，切不可把牠當成茶餘酒後的消遣品，（一般專爲茶餘酒後的消遣的報紙，當然是例外的，值不得重視的，）每一個人，每一個武裝的革命黨員，應當把牠當成比槍砲還厲害的東西，牠能團結我們的信心；播揚我們的主義；宣傳我們的宗旨；使睡在鼓裏的同胞警醒過來，信仰這主義，崇拜這宗旨。將他們沉寂得已久的勇氣洩露出來，停止了已久的熱血暴漲起來，在青天白日的旗幟之下，他會拍着胸膛隨着我們去衝鋒，因爲他已認識了革命，知道革命是推翻封建餘毒，打倒帝國主義。這革命能救他自己；救他家人；救他的同胞；救他的祖



國；于是，每一個不願做奴隸的青年，（不，應該說青年，老年，少年，）他必定會拋棄了一切，來努力于革命，想從這危險的當中，去抓回他全部的生命。但是，爲什麼呢？當然，這就是新聞紙的代價，新聞紙的收穫。

所以我們對新聞紙的重要，是該加以擁護的，我希望我們這站在革命戰線的黨軍日報，要本着這個目標，去喚醒大眾，領導大眾，使我們革命的戰線上，前後有着綿密的連繫，以這綿密的連繫去完成我們偉大的工作。

一九三六，四，六，軍校

忠實態度，平等精神，頭腦冷靜，手脚便捷，明辨敏斷，博聞強記，處事堅毅，自處淡泊，主張羣益，犧牲小己，能若是，可爲報人矣。

——潘公弼先生語——

# 獻辭

〔為黨軍日報八週年紀念特刊而作！〕

朋友！

你的內心，

赤裸裸的眞誠無陷；

你的姿態，

活潑潑的天眞爛漫。

我對你是異常的關懷；

無時無刻不在默念。

親愛的小朋友啊？

我真爲你前途快活而生羨。

◆ ◆ ◆ ◆ ◆

但是：

陰霾四佈的天空裏！

黝黑！慘淡！

荆棘遍處的路途上；

崎嶇！艱難！

鬼域迷離的人世間，

卑污！陰險！

親愛的小朋友呀！

你將怎樣辦？

◆ ◆ ◆ ◆ ◆

不過，

請你不要灰心；更不要喪膽，

要保持你的純潔，

向前去幹！

總有一天踱過了天空的慘淡；

踏平了路上的艱難；

洗淨了人世的陰險。

親愛的小朋友呀！

努力向前罷！幹幹幹！

◆ ◆ ◆ ◆ ◆

曹運元試作於仲愷東堂

## 編後

德鈞

爲革命軍人之喉舌與革命事業之推進機的黨軍日報，于今誕生八年了。八年不是一個短的時間，它底生命該已茁壯了；在賢明的革命領袖指示之下，使啜吸滋養，以發育，以長成。

當此八年紀之可珍貴之日，試一瞻顧它以往之迤邐的道路，我們願以當前之成績，以下來日的更突進之收穫；如果培育之條件可能的話。

它將隨革命底機輪而邁進而飛躍，完成其固有之獨特性；宣揚革命底福音，深入到每個民衆之心裏去，而給活力與新生。因爲民族復興之未完成，傑作是等待着他們的，而黨軍日報則是整劃他們步武之進行曲，與夫導引前路之莊嚴的旗幟。

爲使此可珍貴之日更多光彩，蒙校內長官同學暨校外諸先進撥冗錫以箴言，使編者能安排一不寒塵之祝賀，謹當拜嘉他們之熱望而準備發軔明日之努力。

黨軍日報八週年紀念特刊

黨軍日報八週年紀念特刊

非賣品

主編 顧德鈞

印刷

中央陸軍軍官學校  
圖書館印刷所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十七日